

伟大的家国情怀

——读王德三烈士《狱中遗书》

冯丽

90年前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王德三同志的遗书，饱含深情，满是对家人的关爱与鼓励，然而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移孝为忠，献身真理，杀身成仁，其伟大的家国情怀，感人肺腑，光耀后世！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1898年生于祥云，是陕北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21年，王德三考入北京大学，在兄长王复生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担任法文组翻译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陕西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参与陕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活动。随后，他到陕西省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并负责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党工作。他充分发挥国文教师的作用，从改革教育制度入手，增设政治与科学课程，在师生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陕北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王德三奔赴陕西榆林、延安等地区开展工作，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团员党员。许多人都经由王德三介绍入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王德三从创建和发展陕北党、团组织，到唤醒民众开展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7年，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委、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多民族边疆地区，王德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并结合云南实际，领导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与同志们扛起了云南革命的大旗，发动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群众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在昆

明被捕入狱，于1930年12月31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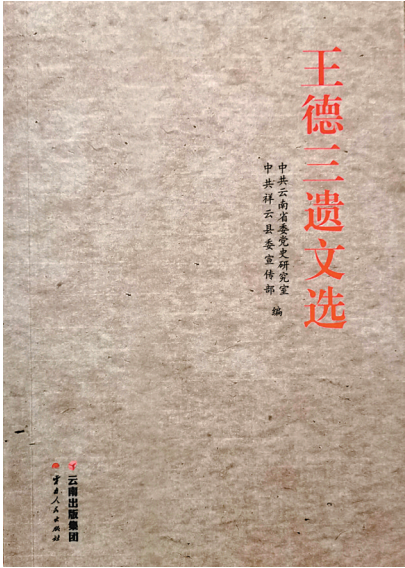
《狱中遗书》是王德三牺牲之前写给父亲的信函，由于须经敌人审查，故隐而不彰，“曲意解释”，希望父亲能明其心意。王德三明白，忠孝难两全，但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只能移孝为忠——一心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以报效祖国。为了理想信念，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没有屈服，而是选择杀身成仁。

在信中，他先向父亲保证自己所行乃正义之事，无法明言，只能如此保证“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见《王德三遗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本文引文皆出自该书）即他是为人类谋幸福而奋斗，绝不是干歪门邪道之事，愿父亲能理解。

而这样的宏大理想，并非空穴来风，实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自己追寻的结果。王德三出身于祥云的耕读家庭，祖父是当地的私塾先生，他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生于“书香寒士的人家”，家风正派，乡风淳厚，深受熏陶，蒙正本固；外出求学，辗转大理、昆明，后至北京，一路幸遇良师益友，读经典，开眼界，长知识，找到人生的方向，投身革命。

为了让父亲知晓他的理想，但又不能明说，只能这样“婉曲”地讲。他家长里短，牵挂家人乡邻，叨念亲朋好友，思念父母兄弟姐妹妻儿，情意绵柔，读之令人动容。也表明自己的正义之行，离不开父亲、兄弟和老师的教导与影响，“详细写出幼年生活，在于叙明我的生活方向发展的基点”，是家风乡风奠定了正义的根基；自己的选择实为“社会环境所规定”，是时代的先声“代表着所处时代的发展”。他向父亲表明自己的心境，同时暗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虽不能明示，但请父亲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得起良心、祖国和祖国——绝对是正义之事，不会辱没先祖。

在家国之间，王德三选择舍小我全大我，为民族的解放大业献身。因此“只



能用移孝作忠的道理来安慰父亲”，不断宽慰老父，愿其明大义，勿悲伤，保重身体！家国不能兼顾，他只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了。

如何宽慰一位接连丧妻、丧子，又要再丧子的垂垂老者？无语哽咽，哀伤决堤。王德三试着以情劝慰父亲，点明大哥健在，喜添贵子，自己的妻儿安好，家族形势可观，愿父莫悲伤。王德三有兄长一人，胞弟一人。胞弟懋廷于1923年参加学生运动时，被反动警察殴打成疾，伤势严重，后因缺血少药，最终与世长辞，去世时年仅15岁。现在他本人也将就义，不能再在父母膝前尽孝。他只得开导父亲：相信他的英魂会回家“随着父亲、母亲，常读此书”，将“祭如在”改为“记如在”，记忆也是一种存在，不忘儿，儿就在。并以理说服父亲，“人各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是革命，就必须有牺牲。他心中期盼的是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共产主义的胜利，只要有革命成功的那天，就是万死也无限。

同时，王德三告诉父亲，自己看透了生死，“儿对人生，层层看透，自信比和尚还了悟些”，已然看透，坦然向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况且，自己是干伟

大的革命事业，追求真理，“儿是真理的拥护者，是至刚至烈的人物”，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为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死已置之度外，“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直接向父亲表明，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他甘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是为革命而死，父亲不必悲哀，不必难过，精忠报国，虽死犹荣。

百股告慰老父之后，王德三交代后事，隐微地传递信息，传情、传信念、传希望，坚信革命必将胜利。他向妻子深情告白，“爱到她的每一根头发！”愧对妻儿，表达歉意吗，“儿最不放心的，就是那热爱难舍的媳妇，她为儿受尽一切人世的苦楚”，彰显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侠骨柔情。在王德三行将就义之时，其妻也不幸被捕，王德三不知妻子已身怀六甲，不知妻子的处境。他曾与妻子畅谈理想，交流革命经验，互诉衷肠，鼓励妻子坚定信念。不无所望，其妻也确实如此，马冰清女士一生为理想奋斗，吃尽苦头，受尽磨难，银铛入狱，坚贞不屈，即便丧夫丧子，依然继续革命事业，宣传先进思想。后又被迫蔑为“叛徒”，却不屈不挠，教书育人，含冤20载方昭雪，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还通过家书向革命同志真情告白，传递革命的信念和希望。表明自己决不会变节，决不会对革命，破坏革命，更不会卖友求荣，苟且偷生，请大家放心前行，赓续未竟的革命大业。他那坚定的信念与坦然赴死的气节，不仅感动天地，还坚定同志们的决心，激励大家共赴革命伟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告白完毕，便可安然赴死矣！

读罢遗书泪盈眶，字里行间燃星火。王德三坚定的信念犹如不死的地火，终成燎原之势，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共产主义在东方升起。他短暂的一生，奉献于革命事业，不怕困苦，不畏艰险，不惧生死，坚贞不屈，诠释出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如其所愿，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还强起来了！如其所言，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诗思传情 诗意牵心

——鲁若迪基组诗《侗乡游踪》读后

和克纯

鲁若迪基是一位在诗坛很活跃的诗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他是一位勇敢的攀登者。多年来，他在诗歌领域不断求索，不断地向着诗歌高峰攀登。他的目标和追求都很高，取得的成就也高。

前些天拜读了鲁若迪基发表于2022年第2期《民族文学》的组诗《侗乡游踪》。那巧妙的构思、鲜活的场景、生动的语言、深远的意境，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强烈地感染和触动着我。

组诗《侗乡游踪》最突出特点就是，源于自然、融于自然的神韵与精美。《新晃之晨》，诗人用“从鸟语中醒来/心情如花/绽放一天的美好”开篇，三言两语，描写了新晃从鸟语中醒来的自然情状，抒发了诗人愉悦之情。

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人类智慧的海洋，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诗人对书院情有独钟，《龙溪书院》的结尾处写道：“唯有书院在喧嚣的街市/收藏一份静谧/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唯有那些文字/在暗夜里发光”，诗人通过仔细观察，细细品味，深入思考，得出“唯有书院”，“在暗夜里发光”的真知灼见。

走到哪里，阅读到哪里。哪里有美的事物，诗思就在那里生发，灵感就在那里闪现，诗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诗人心目中的《风雨桥》别具一格。他说：“哪里是桥？/分明是一幅/美轮美奂/美不胜收的画//哪里是桥？/分明是一首/独具匠心/立志高远的诗”，这殷超寻常的想象和描摹，给读者引入了画与诗的意境。“然而，这确实是桥/桥之上的桥/我猜想/天河上/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也是这个模样”，诗人目视寰宇，思接万里，把我们从天上带到了天上，从人世间普通的桥引向天河上的“鹊桥”，进而联想起“鹊桥相会”的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起承转合，自

阅读笔记

一部迷人的书

吴安臣

周晓枫的《幻兽之吻》是我2021年读得最为认真的一本书。

这也许和我一直以来喜欢她的作品有关。这本书是我期待很久的书，其思想的深度、信息的密度，令人着迷；这是一本值得反复揣摩，沉思的书。本书内容呈现出学者的严谨之美，因为作者一直像博物学家、动物学家一般去深切体验，更会真正地体现其在场，她是当之无愧可称为散文作家中颇具匠心的大家之一。

这本书里她无论是写飞禽走兽还是家畜宠物，包括人类自身，笔端总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又兼具惊人的理性。深入思考你会发现，她一直在探索人性的幽微，讲述世间不可名状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探索那些颇富代表性的影视明星与女作家的心理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故事里既有温暖与和谐，也有残酷与哀伤。爱与憎，离与合；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故事总是如此让人感慨万端。人在审视动物、动物也在审视人；动物与人磨合，与人的世界不断产生交集……

作者通过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散文的疆域是可以扩展的，她就像一名已臻化境的武林高手，已经将十八般武艺融会贯通，化为无形。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同时，不经意间就看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作者笔下，散文写作的形式也变得多样了，写作者们在散文创作里的局限也消失了，看似信马由缰，然而作者始终在背后操纵着那些无序的文字，太极高手般，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此书的语言特色鲜明，如滚滚雷石直击耳鼓，杂文一般的犀利。语言开掘的力度上，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语言的利器切开人性幽微的通道，也洞开了人性的黑洞。虽人常言“文无第一”，不揣浅陋，国内散文作家能与其匹敌者鲜有其人。

她写动物，完全是动物学家的笔触，你看不到一丝业余的痕迹；写捕鱼，她亲临现场，所以那种感触直接粗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似乎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味——目睹鱼在挣扎，捕猎者的整个动作镜头般清晰。

动物的生存法则折射的是人的法则，如何避免受到伤害，如何将生命延续下去，动物们悄然间似乎就具备了与人相处的智慧，比如《野猫记》，它们狡黠也好，装憨也罢，猫的套路究其根本无非想从人那讨口饭吃。作者说，“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暗夜；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神色和虚无，只是为人类设置的障碍，对猫，构不成任何威胁，它畅行无阻。”然而猫虽有九条命，却也得在人的地球上小心翼翼活着。当然，野猫与人相处也有温馨场面，作者还给它们取了很多名字，当作家一般相处。

鱼是作者许多文章里被描述的对象，面对人类，除了金鱼用于观赏，其他许多鱼的终极命运是成为人类腹中物。在作者看来“鱼，生前死后，都是哑者。它们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宁静，这是牺牲

然然而，一气呵成，引人入胜。此外，《天井寨》《爆米花》《高山流水》等，每一首诗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和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值得品读，值得鉴赏。

然而，最让人动心生情的是那首《溺水边的女孩》。“水灵灵的眼/看一眼/山就清了/看一眼水/就绿了/看一眼我/就木了”，字字珠玑，句句入心。三句话，三个层次，三重意象，传神地刻画了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接着“多想长成她身边的一棵树呀/陪着她长大”，倾吐了诗人对美和美好事物的爱慕与珍惜。“青春的时候/让她在我繁茂的枝叶下/轻歌曼舞/年近的时候/让她在我枯黄的叶上/流连忘返”，这可是诗人内心的自然流露与表白，更是情感的升华。

诗人，作为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创造者，向往与赞美美的一切和一切的美是自然，也是必然。最令人叫绝的是“百年之后/让我/与她一道/做/永不醒来的美梦”，诗思传情，诗意牵心，用诗歌纯粹的语言倾诉着爱，用诗歌真挚的情感表白着心，用诗歌唯美意境传递着最深的情。

美，大自然的底色，生命的本真，诗歌的本相和永恒的主题。鲁若迪基的《溺水边的女孩》通过对“溺水边的女孩”的描画，表达了诗人“渴望安身和安心”，追求美的永恒和永恒的美之心境。

如果把这组精美的诗与10多年前出版的《鲁若迪基抒情诗选》中大部分诗作比较，不论是语言的运用、结构的安排、修辞手法的使用，还是情境的创造，其突破与上升，令人惊叹。

诗歌不只是语言的花朵，也是思想和心灵的花朵。鲁若迪基是一位很有语言天赋的诗人，他那娴熟的创作技巧与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诗歌描摹出的自然精美之境界，值得我们致敬。

者永恒的美德。”《池鱼》一文让我想到作为献祭的羊，羊总是作为受难者的姿态出现在餐桌和供桌上的。看到鱼鳞和看到羊皮，给人感觉似乎是相同的。

想象的翅膀轻灵舒展，在《梦见》中，作者说，人是一棵树，梦里的落叶铺满夜晚，梦境衔接的似乎是现实，更是最真实的人性袒露，光怪陆离的梦境却具有个性色彩，梦境具有的特殊质感和叙述节奏，情节不断翻转，衔接既意外又流畅，梦是如此不受控制，二十七段的梦的截图，构成了作者无意间编织的彩绳结一般。梦境涉及文艺学、跨界思维、创造出的生物、影视中的情节、潜意识虚构的物动等，迷离的美、迷人的美，梦中一样挥洒自如。

女性之美，摇曳多姿，《雌蕊》一文写了梦露、萨冈、杜拉斯、普拉斯、奥康纳、茨维塔耶娃、桑塔格、尤瑟纳尔、卡特·波伏瓦等10位影视明星及世界知名的女作家，看得出作者做了充足的案头工作，如果将这篇长文作为论文的话，我想作者为此文读的传记、资料估计得有几十万字。披沙沥金，从卷帙浩繁中，看到了她们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她说“雌蕊在情色绽放中酝酿果实，并消失在自我的创造之中。”“女性通过自己的剧痛与狂喜，分娩了孩子和人类的未来……”笔是女作家的权杖，她们因此骄傲，她们不但主宰自己的命运，还破坏了环境中的某种秩序，并篡改一个原本不由她们掌控的世界。作为女作家，看得出作者对笔下女作家的评价客观公允，在伟大的女性面前，她永远是爱戴的学徒，所有她笔下的女作家都是向死而生的典范。这样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是一种前瞻性的开拓，脱离了刻板，不拘泥于人物传记，超越于历史事实，更不是道听途说的拼凑。仿佛是一部梦露及九位女作家的纪录片。而解说词是如此地独树一帜，你只想跟随作者深入探索，走进女作家的内心，重回作家所处的时代，与她们一起感受时代的脉搏，感受她们波澜壮阔或者奇崛曲折的人生旅程。

《血童话》一反常态地挖掘美好童话的反面，鲜血淋漓的童话里展示的是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思考；《男左女右》两只土拨鼠和作者之间情谊的建立与瓦解，一部充满哀伤的故事，这是作者用情最深的一篇散文，更是一篇能引发读者共鸣，令人心有戚戚的文章。《宠物之宠》似乎穷尽了人性与人的动物性的力作，写动物篇章里，是作者最为用心的篇章。歌与哭，笑与悲，你能感觉到作者心在颤抖，能看到悲痛从纸面上溢出。

《幻兽之吻》里，有致命的爱，致死的美，致残的深情，有致意的问题，致败的告别，致敬或致哀的命运……这本迷人的书让我一遍又一遍反复品读。阅读之时，心底与作者默默交流着，不由得为作者的情殷叹，作者写作像博物学家一样专注、专业；而读完后，就像望向深井，感受言有尽而意无穷，你会执迷在某个段落，更继续于整部书的美。

陈汝言与正风出版社

陶诗秀

1938年春，重庆市郊沙坪坝镇上，有家小书铺开张了，招牌是上海杂志公司分店。别看它门面不大，店里的顾客总是熙熙攘攘。当年的沙坪坝乃是雾都重庆的文化区，中央大学、中央工专、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南开中学、南师附中等这些学校都散落在镇外山坳里，这家小店出售的是青年读者最爱读的作品，所以很受欢迎。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店的经理，是一位刚刚从上海溯江而上来到巴蜀的29岁青年陈汝言。

陈汝言祖籍江苏太仓，1909年生。十几岁他就到上海市郊浏河镇做学徒。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唤醒了这个青年人的爱国热忱，他在满师后有了微薄的工资，便刻苦自学，努力读书，不久后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英才补习学校学习，后又参加了救国会，在章乃器先生领导的宣传组工作，任油印小报《暮鼓》主编，后又转到《新闻夜报》。短短几年，陈汝言在文化事业上的进取心非同一般。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他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山城重庆。他听说李公朴先生住在民生路冉家巷读书生活出版社里，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到了老校长并且结识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云南人黄洛峰。两位长者建议他到沙坪坝去开设售书点，所有书刊由生活·新知与读书生活出版社供应。陈汝言欣然从命，他又从李先生那里知道了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的住处，第二天他就去拜见，谈起想去沙坪坝办书店而没有招牌的事，张先生也很乐意扶植这个年轻人，当面允许他使用上海杂志公司分店的名义开店。

陈汝言就这样白手起家者在沙坪坝开起了书店，4年里，书店生意十分兴隆。卖书过程中，他看到顾客中年龄较长者、书卷气较多者，就主动向前寒暄。在不太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胡小石、傅抱石、范存忠、吴天石、陈之佛、柳无忌、吴景荣等一班文化界名流大师。在这些大师面前，陈汝言皆执弟子礼，没多久，他进了中央大学文学院当旁听生，一读就是3年。想不到这个学习经历后来成了他出版发行几百种外国文学名著的知识基础。

1943年前后，文坛老将中有几位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如沈钧儒的“魄

幅”、黄炎培的“国讯”、李公朴的“北门”、郭沫若的“群益”。陈汝言此时也萌发了办出版社的念头，自己的书店卖自己出版的书，而且还可以拿自己的书去折抵别家的书价，何乐而不为呢？关键时刻，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出现了。

徐悲鸿先生当时正着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经费是由中英庚子赔款基金董事会支付的。徐先生在嘉陵江北岸磐溪租下了石家祠堂作为筹备处，自己一个人住在楼上一个小屋里。陈汝言的小书店居然得到悲鸿先生的青睐，让他很惊喜，而两人又正好是江苏同乡，故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众所周知，昆明西南联大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教授战争时期也不得不公开定价印卖钱，而重庆沙坪坝的众多教授同样度日维艰，唯独徐悲鸿的国画却是热门货，一匹马就可以卖500元。因此，陈汝言办出版社很想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他借机向徐请教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图书发行业务做出成绩，并流露出自己想办个出版社的心愿。

徐先生定睛审视着这个青年人，沉思片刻，然后用郑重的语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做开办费还是可以的。不过……”徐先生突然停下，意味深长地望着陈汝言一眼，然后说：“办出版社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我看似可以多出些有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的好作品。中大许多教授对你的印象很好，你去请他们组织个编委会。只要他们答应了，你來找我拿钱！”

陈汝言十分兴奋，他知道，徐悲鸿答应他的不仅是办社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他的社会声望。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徐先生在新加坡、新德里、吉隆坡和檳榔屿，在昆明、贵阳和重庆等地举办画展，把收入全部捐献给背井离乡的难民，社会各界对他的高风亮节十分敬仰。

陈汝言回到沙坪坝立刻去找柳无忌和徐仲年两教授商议，编委会很快得到了几位教授的允诺。当他再去石祠看望悲鸿大师时，徐先生也十分赞赏这位江苏同乡的事业能力。

“我给你1000元，这是两匹马的价钱。可是，我们给出版社取个什么名字呢？”徐先生问。



两个人推敲了半天，最后选定了“正风”两字，意思是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徐先生随即挥笔将这5个字书写了5遍，最后他亲自挑选了最满意的一幅用做招牌以及封面、书脊与封底的Logo标准字。在陈汝言心满意足地告辞时，徐先生又说：“找个合适的地方举办一次招待会，我来参加。我们一起宣布正风出版社的成立。”

柳无忌教授是国民党元老、诗人柳亚子先生的长公子。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调来中央大学还不到1年。他在授课之余，编辑着南社诗僧苏曼殊的纪念文集，同时还在选注《全唐诗精华》。他在听说陈汝言得到徐悲鸿支持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出版社时，十分欣喜，愿意出力。他才气横溢，又性格爽朗，在中大诸教授中人缘好，所以，经过他几天奔走，范存忠、胡小石、商承祚、吴景荣、徐仲年、吴天石和张景桂7位学者都参加了出版社编委会，陈汝言自己担任了正风出版社社长兼编委会主任。

不久，出版社成立招待会在沙坪坝金刚饭店举行，徐悲鸿先生以发起人身份首先发言，傅抱石、陈之佛、丰子恺、洪范五等画家、学者都参加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高兴，因为他们又有一家自己的文化出版社了。

正风出版社的特色在编委会成立以后很快就确定下来，那就是以“有系统地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主，他们首